周末清晨，窗外笼罩着一层轻纱般的薄雾中，窗前的树也笼罩在淡淡的迷蒙之中。阵阵晨风袭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.

我手中捏着一张单薄的面额，跻身采购的人群，走到奶制品一栏时，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一箱牛奶旁，蜷缩着的身体宛好像收拢的刺猬一般。店铺里人来人往，若不留心，绝不会听见这个老太太微弱的呻吟。我蹲下身去，询问老太太哪里不妥，她哼哼道:"我的脊椎要痛死我了"，我从她仿若无息般的回答中明白了她蹲在这里，是为了扛过脊椎的疼痛，再将牛奶搬回家。

我左手提起牛奶，右手扶着她，她的重量挂到我身上，身体软瘫的仿若无骨，我明白这个老人疾病不轻。我问她是否还要买些什么，她说不用了，这些牛奶够她的家庭一周的生活了。我差点问:"一周只喝牛奶？"但我及时闭了嘴，默默的为这位贫困老人儿悲哀。我打算把她交给她的家人，谈话中，我得知她家住在离这里不远的贫民区，依靠救助金度日。

当我们走过三条街道时，老太太枯瘦的手指指向前方，说道，看，那就是我们的家。她手指所指的地方，赫然是一间约莫七八平米的水泥小屋，周围却有七八只猫，毛发干净整洁，黑曜石般漆黑的眼睛却十分明亮，那是饥饿的火焰。她一一与猫儿打招呼，转过身对我说道:"抱歉了，麻烦你把牛奶倒到路边的塑料盆里"。当我按照她的吩咐完成对猫的服务时，她已经扶着门框走到小屋边了。她扭过身来张口对我说着什么，微弱而无力，我没有听清，但我知道，那是谢谢。

我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些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我唯一能做的让这位老人在安静中与世长辞。正因物质匮乏，老人悉心照顾猫才更加让人肃然起敬，

余秋雨曾言：善良，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，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。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，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。它与人终生相伴，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、追问它。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，人们企盼它的光明，企盼的如饥似渴，望穿秋水；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，它又被大家遗忘，遗忘的就像小学的老师、儿时的玩伴，遗忘得合情合理，无怨无悔。

我想，是的。当善良承载上生命的重量，它所负担的就是生命与爱的延续！这个社会需要歌颂的不是英雄的丰功伟绩，而是小人物的善事功德。

......

后来，我又去了一次商店，买了两箱牛奶，留在老太太的故居。却再也没有的那夜似的猫和人了。

----后记